

千字文

真山寫之





白雲山房

白雲山房

千字文

天地玄黃

易曰天玄而地黃言天之色玄地之色黃陰陽二氣輕清者上為天重濁



色黃陰陽二氣輕清者上為天重濁



者下為地天形穹隆地形磅礴天有九重之霄

者下為地天形穹隆地形磅礴天有九重之霄
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既分
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為天偃者為地言氣
之清者上伏而為天其色玄氣之濁者下偃而
為地其色黃故纂要云天地元氣之所生也天
謂之乾地謂之坤天圓而色玄地地方而色黃是
也爾雅云四者春為蒼天言萬物蒼然生
身為昊天言氣皓旻秋為旻天言猶愍也愍萬
物彫落冬為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太
元經云九天者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
五辟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沈天九成天孝經云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言四時代謝運行不息謂

之天道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萬物資以長養所
遂謂之地利人生天地間凡所運用當上依天
時下隨宇宙洪荒宙直又反○宇者天能覆萬
地利也宇宙者往古來今日宙洪者大地也荒
者荒服之外人跡不到之處神農步天地東西
九十里萬八千里南北八十里東海西海相去
二萬八千里南海北海相去二萬六千里日月
盈昃昃昃昃昃昃昃昃昃昃昃昃昃昃昃昃昃昃
色赤出於扶桑沒於咸地月為玉兔蟾三足暇
墓也日為陽精出於東方月為陰精生於西方
辰宿列張宿音秀左傳天有三辰注日月星謂
星以東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成朱雀之形
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成朱雀之形

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成白虎之體北方七宿
井鬼柳星張翼軫成玄武之身並羅列張布於
天寒來暑往秋收冬藏寒暑天之常道也冬則
上寒來暑往秋收冬藏寒暑天之常道也冬則
春則寒往而暑來暑不常暑迨秋則暑往而寒
來故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也收藏
人之常理也秋則萬物熟人皆斂而收之冬則
天地肅人皆閉而藏之故記曰秋收冬藏是也
閏餘成歲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
備蓋閏月之不足日之有餘者也一歲三百六
十六日分為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六
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
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周髀云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
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

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日又大
外有日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
歲三百六十六小歲三百五十五則一歲無十
二日據安國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言
之其實一歲正十一日弱也以十九年七閏十
九年十一月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
猶百七日况無四大乎是以每年除十一日
則歲差十一日不及九年則以律呂調陽律呂
春為夏如此安能成其歲耶律呂調陽律呂
律陰六呂也正月太簇二月夾鍾三月姑洗四
月中呂五月蕤賓六月林鍾七月夷則八月南
呂九月無射十月應鍾十一月黃鍾十二月大
呂此六律六呂也故前律曆志曰陽六為律陰
六為呂律居陰而治陽呂居陽而治雲騰致雨
陰律呂既調則所以和陰陽之氣也

露結為霜

雨非雲不降霜非露不結故雲騰所
以致雨露結所以為霜也春秋元命

包曰陰陽聚為雲釋名曰雨水從雲下也雨者

輔也言輔贊生養也雖雨能養萬物非雲則不

能致故曰雲騰致雨是以易言雲行雨施者是

也大戴記曰露陰陽之氣也釋名曰霜喪也言

其氣慘毒物能喪也雖霜能殺物非露不能為

故曰露結為霜是以詩言白露為霜者是也

金生麗水

麗水在益州永玉出岷岡山其地產

玉山之脊曰岡晉人卻詵所謂岷山片玉蓋李

諸此昔楚人卞和善別玉於荆山岷岡谷中得

一玉璞將進楚文王使玉工視之工曰石

也刑和左足文王崩武王立和又進玉璞武王

責曰和昔日欺我先君今復欺我刑和右足和
遂抱玉璞泣於荆山之下泣盡繼之以血武王

崩子成王立和又將此玉璞進成王使
玉人琢之果得美玉乃飾為連城玉
闕巨闕劍名越王有寶劍五一名純鉤二名湛
盧三名莫邪四名魚腸五名巨闕歐冶子造
巨闕時感得雨師掃洒雷師擊節蛟龍捧爐天
帝焚炭劍有七星而見五色龍文隣國知聞請
劍看之典越駿馬三珠稱夜光行見羣牧兒出
千足猶不得一見沙中宛轉隨侯怜之取向水
一蛇傷破血流在沙中宛轉隨侯怜之取向水
中洗以神藥封之得活悠然入水而去其蛇後
啣七寸珠來報隨侯於夜庭中忽有光明侯乃
開戶視之見一蛇子啣珠於戶外吐珠在地曰
我龍王之子因戲草中為牧牛小兒所傷感君
見活故來報恩侯得珠以進楚王王置之殿上
夜光如晝故珠稱果珍李柰家燕國高道縣王豐
夜光為世所寶也

子香美每熟鑽核賣之恐為他人傳種西涼菜
州出白柰可為柰脯果中惟李柰二味甚貴菜
重芥薑與薑釋義曰芥介也界我也者汗能發
之氣能散之又曰薑者疆我者也於毒邪穢腥
寒皆足以禦之以芥能發汗則汗不能積以
薑能禦邪則邪不能干汗不能積則心清邪海
不能干則神寧故菜之類所以重此二者
鹹河淡卑下常積而不流煮之可以為鹽故曰
海鹹說文曰河下也隨地而下派而通以其行於
地中周流而不息其水不能為之味故曰河淡
鱗潛羽翔鱗者虫之有鱗介者魚龍之類是也
故大戴記曰東方鱗虫三百六十以蒼龍為長
南方羽虫三百六十以鳳凰為長潛藏也翔飛

也以其有鱗而常藏於水中故言龍師火帝左
潛有羽而常飛於空中故言翔也龍師帝王世紀曰庖犧
曰伏犧氏以龍官故曰龍師帝王世紀曰庖犧
氏風姓繼天而王首德於木是稱太昊取犧牲
以充庖厨故號庖犧氏或謂伏犧氏書序曰伏
犧氏畫八卦造書契火帝神農氏也古史考曰
炎帝有火應故曰火帝帝王世紀曰神農氏姜
姓以火承木故謂之炎帝周書曰神農時天雨
粟神農耕而種之鳥官人皇曰其立也鳳皇適
作陶冶耒耜之器鳥官人皇曰其立也鳳皇適
至故紀於鳥為鳥師故曰鳥官帝王世紀曰少
昊帝名摯姬姓也人皇黃帝也姓公孫名軒轅
有聖德受圖於有熊居軒轅之丘因以為號所
謂人皇者伏犧氏畫八卦明天道為天皇神農
氏教播種為地皇軒轅氏造弧矢制舟揖始制
興人利為人皇是為三皇則人皇軒轅也始制

文字

書序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
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蓋上古之時刻木結繩而治天下繩長一丈三
尺未有文字至蒼頡觀鳥跡始造其文字以代

結繩乃服衣裳黃帝時有神人名岐伯造衣裳置

制禮樂耕田戰鼓共蚩尤爭天下推位遜國有

已前人民冬則處穴夏則巢居也推位遜國有

虞陶唐致此明帝者揖遜之德也推吐回切言推

之號也唐堯伊耆姓虞舜姚姓言能成揖遜之

美者惟唐堯虞舜二帝而已舜典曰帝曰格汝
舜三歲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元日受
終於文祖大禹謨曰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
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又曰
來禹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禹曰故卜

功臣惟吉之從帝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其休龜筮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
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
初以堯之有天下其子丹朱不肖不傳之子而
傳之舜舜之有天下其子商均亦不肖不傳之
傳之子而傳之禹茲不曰推位遜國耶 吊民
伐罪周發商湯 此明王者征伐之功也 弔死曰
下之師也發武王名姬姓湯商王諡子姓名履
言能拯將死之民誅無道之君者惟湯武而已
湯誥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
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德不敢赦史記曰湯征諸
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
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

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
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于禽獸當是時夏桀
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遂代桀桀敗于青娥之野崩于
諸侯而伐昆吾遂代桀桀敗于青娥之野崩于
鳴條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
酒冒色敢行凶暴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
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商罪貫盈天
命誅之又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
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
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
刑囚奴正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牧誓曰今
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
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
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
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當是
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與紂戰于牧野遂滅之

原湯武之志在於弔恤生民聲桀紂之罪而伐之非以富天下為心也

坐朝問道

垂拱平章 言人君為治當以坐朝之際以問為

章明於百官也垂拱皇之道故風俗通曰三皇

垂拱無為平章帝之德故書曰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也愛育黎首 愛撫恤貌育溫養貌黎黑色也

是也言為君常以仁而據愛兆民如父母之愛育

也言為君常以仁而據愛兆民如父母之愛育

其子也昔周文王見民無衣者典之帛無食者

典之粟惟恐其飢寒也此臣伏戎羌戎羌四夷

誠得愛育黎民之道矣

以德而遠被於四夷 遐邇壹體率賓歸王 此言

四夷來臣而歸服也 遐邇壹體率賓歸王 此言

之廣被也遐之言遠迹之言近聖帝明王以仁

治天下無間遠近溥一心而待之斯民皆生愛

戴之心故近者悅喜遠者來歸內而中夏鳴鳳

外而四夷莫不相率賓服而來享來王也

在竹白駒食場 此明人君有德而佳瑞荐臻賢

之所止也言上天降鳳而為瑞鳳來則在竹間

蓋鳳之所欲也韓詩外傳曰鳳乃止帝東垣集

帝梧桐食帝竹食是也賢人乘駒而告謀駒之

來則食於場中蓋駒之所居也故詩曰皎皎白

駒食我場苗皎皎白駒食我場藿是也化被草

苟為無德則鳳鳥不至而白駒去矣

木賴及萬方 此明德化之大雖微物必加而遠

利也及至也草木無知而德無不及萬方至大

而利無不賴也故詩義周家則曰周家忠厚仁

及草木書義夏后曰烝蓋此身髮四大五常恭

民乃粒萬方作乂而已

蓋此身髮四大五常恭

民乃粒萬方作乂而已

民乃粒萬方作乂而已

民乃粒萬方作乂而已

民乃粒萬方作乂而已

民乃粒萬方作乂而已

民乃粒萬方作乂而已

惟鞠養豈敢毀傷蓋語辭身者六尺之軀體者手足四肢髮毛髮也膚薄皮也此四者皆受父母之遺體四大謂道一天二地三王四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好生惡殺謂之仁裁割得宜謂之義敬上愛下謂之禮能分辨是非謂之智言無反覆謂之信道生之天覆之地載之王牧之非道惡生非天惡覆非地惡載非王惡牧言人居此四大之中所以得成人之身然後聖人教以仁使知惻隱教以義使明羞惡教以禮使達辭諫教以智使別是非教以信使全行止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是非之心非人也

故當敬而保之不可毀傷也故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記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此聖賢之訓皆所以明不敢毀傷之道也以夫子作經而訓曾子於其前以曾子行孝而奉夫子於其後非師友如孔曾者其孰能之若立身於吾夫子之門而不知此義何以為人哉學者可女慕貞潔慕思慕也貞正也潔清也女以貞正為本無燭即不行也首周都沛人也取趙英女為妻無三年周都死其妻乃引刀自截其鼻所以示無有再嫁男效才良也男子之中有才能有善之心也

良者故宜效學之也昔孟子喪其父被慈母三
遺之教而感斷機之戒所以成醇儒之美也趙
岐作題辭稱為知過必改得能莫忘此言為人
亞聖之大才也知過必改得能莫忘之道有過
於已而當改革得能於人而不可遺忘也過誤
也能善也孔子曰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不善不能改是我憂也傳曰過而能改善
莫大焉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苟安是以
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顏子曰日知其所亡月
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孔子曰日知其不善未
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是以禹聞善言則
拜顏子得一善則拳服養而弗失之矣且聖
賢之教人貴於能改其過不忘罔談彼短靡恃
其善如此學者可不盡心乎罔談彼短靡恃
已長也此言為人之道當勿議於人而不矜於已
也罔靡皆無也談揚之也時自矜之意易

曰君子以過惡揚善順天命命書曰汝惟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彼有所短人必諱之要在
謹而勿言已有所長人必知之要在謙而勿銜
如馬援戒諸子則曰予聞言人之過如聞父母
之名茲所謂罔談彼短者是也顏淵言志則曰
願無伐善茲所謂靡恃已長者是也且如不責
已之所短而議人之所短不稱人之所長而耀
已之所長出於予口入於人耳得無反傷於我
身乎故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上一介
謝先生與程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上一介
矜字為人之信使可覆器欲難量覆猶反覆也
道當鑒於此信使可覆器欲難量覆猶反覆也
言信之非義雖反覆可也至於身之器量在於
弘大不可度量也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又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且如尾生期女子於
橋下至於溺死雖成小信則孟子特謂不虞管

仲自射釣之敗身為囚戮鮑叔一薦而為齊卿
而使桓公霸則孔子猶謂小武是以孔子以言
必信為小人不墨悲絲染淮南子曰墨子見練
器為君子也黃可以黑高誘注曰憫其本同而亦異也墨子
梁惠王時人出行見素絲染徒餘色墨子悲
之曰人湛然同於聖體為居惡俗染之成累近
者不賢近穢者臭近蘭者香人之善惡皆漸染
而成性堯舜漆許由而成聖君紂深崇侯而成
闇主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典善人居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典惡人居如抱兒詩讚羔羊羊詩曰羔
羊之皮
喻墻一人墮地二人俱傷也詩讚羔羊羊詩曰羔
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子夏序曰召南
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
也言人性化之以為景行維賢克念作聖此明
善故詩人讚美之也

習之以成善而其善故無等差景明也克能也
人但能念先哲之行則可以為賢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是也人但能念前人之道德建名
則可以為聖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德建名
立如君子之德高如丘山萬代尊之君子之名照
立於後形端表正夫形正則影必端表斜則影
世矣形端表正必曲成湯不通聲色不殖貨
利故能表正萬邦文王之德之純故能空谷傳
儀刑而萬邦作孚皆形端表正之效也空谷傳
聲虛堂習聽此明人之善惡其報如響如行空
而響隨應使聲可傳而聽可習也言為善則禍
天報以福為惡則天報以禍其速如響應擊禍
因惡積福緣善慶此明禍福之來由善惡所致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如白起阮趙卒四十萬一
旦有杜郵之禍起曰我國當死長平之戰趙卒
降者數十萬我詐而阮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斯
不亦禍因惡積歟鄧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衆
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及孫和熹皇后
為貴人德冠後庭遂立為皇后和帝崩瑒帝立
尊后為太后稱制終身尺璧非寶寸陰是競此
斯不亦福緣善慶歟不寶而寸陰為是竟惟恐
勤學者雖尺璧有所不寶而寸陰為是竟惟恐
須臾之間不在乎善道也禮記曰儒有不寶尺
璧而重寸陰晉陶侃傳曰大禹聖資父事君曰
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資父事君曰
嚴與敬此明臣子者當盡其嚴敬也言為子而
嚴敬則何以事之也故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
君而敬同又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是皆聖人教民
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此明事父

也孝者百行之源忠者盡己之謂竭盡也盡命
謂不有其身也論語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為
能致其身孝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為
子而事父當盡其孝為臣而事君必盡其忠如
子路之未仕也常食藜藿為親負米於百里之
外斯不亦孝當竭力也歟及其仕衛值蒯瞶之
亂至於殺身而不避其難斯不亦忠
則盡命也歟為臣子者當鑒茲哉
臨深履薄

夙興溫清
此復明忠孝不可湏臾離也詩曰戰

當戰：恐懼兢：戒謹如身臨深淵之水恐墜
於中如足履輕薄之冰恐陷於下人能如此處
富貴而不驕居貧賤而有守如曾子平日守已
至臨終乃舉此詩以告門弟子也詩曰夙興夜

寐母忝爾所生夙興謂夙早而興起也曲禮曰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早起
夜寐欲知其親之安否也首後漢黃香字文強
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事父孝冬即溫床被
夏即扇枕席其盡
人子之道如此
似蘭斯馨如松之盛
孝之美
也蘭草之香者也松木之勁者也蘭之為草雖
無色而有香松之為木至歲寒而愈茂言人以
忠孝而立身當如蘭之馨而特異於川流不息
衆卉如松之盛而迥殊於羣木而已川流不息
淵澄取映水也明忠孝之量時而行止也川淵皆
孝之人有善可行則如川之流雖杜之而不可
塞有惡可止則如淵之澄雖觸之而不可汚也
夫有退而處閨門之內進而列朝廷
之上苟非忠孝則何以事君父耶
容止若思

言辭安定

此明人之言行也容容貌也言人之
容貌當儼然而莊恪如思慮其事舉
止端慤無妄動也辭言語也言人之言語必當
慮之於心安定詳審而後出之於口庶無妄言
也故記曰儼篤初誠美慎終宜令

若思安定辭篤初誠美慎終宜令
此明人之言行也容容貌也言人之
容貌當儼然而莊恪如思慮其事舉
止端慤無妄動也辭言語也言人之言語必當
慮之於心安定詳審而後出之於口庶無妄言
也故記曰儼篤初誠美慎終宜令

初而誠盡其美亦宜謹慎其終又盡其善也故
詩曰靡不有初業所基籍甚無竟
此明人之言行也容容貌也言人之
容貌當儼然而莊恪如思慮其事舉
止端慤無妄動也辭言語也言人之言語必當
慮之於心安定詳審而後出之於口庶無妄言
也故記曰儼篤初誠美慎終宜令

也榮華耀也業事業德業皆是基有其本也籍
甚謂聲名之甚盛也無竟謂聲名無窮也言人
能進修先立其本則其事業光明聲名籍甚播
於當年傳之後世而無有窮也如漢蕭何曹參
之聲施後世陸賈之聲名籍甚皆謂其聲名之
赫盛也若事業之不足稱毀訾交至何聲名之

赫盛也若事業之不足稱毀訾交至何聲名之
於當年傳之後世而無有窮也如漢蕭何曹參
之聲施後世陸賈之聲名籍甚皆謂其聲名之
赫盛也若事業之不足稱毀訾交至何聲名之

可榮乎學優登仕優言優游有餘力也仕則所以
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任也益深學而仕則所以
驗其學者益廣青蘇秦辭家遊學十年不達歸
家嫂見不起妻不下換秦歎曰大夫不達妻嫂
見不不起乃投師讀書睡來以錐刺股三年學成
仕齊二用秦為相復說六國諸侯約從親以拒
秦遂佩六國相印車騎重擬於王者秦歸家
兄嫂出六六里而迎之秦謂嫂曰昔見秦歸家
不起今六十里迎我何也嫂曰聞叔佩六國之
印而歸天下得知榮顯吾宗誰不愛之是以來
迎秦嘆曰我之官是嫂之功也此非學優則仕
之驗攝職從政謂總攝其官職以從其政事也
歎曰我之官是嫂之功也此非學優則仕
欺孔子皆許之以從政苟非存以甘棠去而益
藝孔優長烏能攝職從政苟非存以甘棠去而益
學之優長烏能攝職從政苟非存以甘棠去而益

詠先也昔周召公奭其治四方甚得民心召公
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其下自諸侯至於庶人
各得其無失職者召公卒民人思召公政懷
甘棠樹不敢伐而歌詠之樂殊貴賤禮別
棠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樂殊貴賤禮別
尊卑此明禮樂之事也樂者祭祀之器也如季
尊卑氏八伯祭於家廟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蓋天子八伯諸侯六伯卿大夫四伯士
庶二伯各有貴賤之等而下者不得以僭上此
樂殊貴賤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先王制禮以辨尊卑上下之分故朝廷之上則
有若臣上下之體閨門之間則有父子兄弟之
儀各有尊卑之分而卑者不得以踰尊此禮別
也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婦隨此明閨門之事也上
也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婦隨此明閨門之事也上

不陵下順之而不逆也石碯曰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是也夫唱婦隨者謂夫以正而率之妻以順而隨之也後漢梁鴻慕道不仕父母納孟氏女為妻鴻年不共語曰婦身衣羅綺面施紅粉豈鴻之妻也妻曰妾觀夫子之禮故施此也既不稱先生之願妾自有隱遁之衣遂入房脫羅衣着布衣而出鴻外受傳訓入奉母儀此明

禮曰姆也謂女子十歲出就師傳居宿於外是也

姑伯叔猶子比兒記曰兄弟之嫡子猶子故曰比

甚窮餒鄉人以儒雅著名德傳共飯之兄子遵外甥

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類歸還吐與二兒孔懷兄弟同後並存活所謂不忘親戚者也

氣連枝也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孔甚親甚相思念父母如樹兄弟如枝同受父母之氣故曰連枝姜肱兄弟相憐不忍分異雖各有室然猶共食交友投分切磨箴規朋友切砥以

德也詩云如砥如礪如磨治骨角曰切砥

而誠之也蓋交友之際一有不善當相訓誨也

友切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論語曰朋黨定交皆捨短取長成人之磨箴規之道也漢李

彪雅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仁慈隱惻造
子無適莫世稱其得交友之道也仁端也則隱者言
次弗離孟子曰惻隱之心不忍則惻然隱痛有動
于中故曰仁者隱惻論語曰君子無終食之間
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無急遽苟且
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
如此弗離謂不離乎仁也如顏子之道變易節義
而仁猶不違則其造次弗離也雖天道變易節義
廉退顛沛匪虧也節有節操也義所行合乎義理
退安分不躁進妄求也如伯夷居首陽義不食
周粟以伯夷之操雖身遭餓死而節義不失則
其顛沛匪虧也性靜情逸心動神疲不可徒勞而妄
虧也可知性靜情逸心動神疲不可徒勞而妄

用也逸安也疲倦也言人性既靜則其情無所
思既無所思故逸安也如人性既動則其神有
所役既有所役故疲倦也守真志滿逐物意移此
不可逐於物也真者道也守道之人志在於真
道德常滿真者視之不見醜之不能聞其上不
其下不昧無物無私之象風邪不能動其水火不
能侵上根之人絕其功詐棄其情慾公正無私
故曰守真一泓水靜無積無得不慮傾危故曰
志滿中人之性隨習而變達善為善遇惡為惡
處心不定逐物意移大抵人以有限之身應無
窮之欲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是意為物所
移也堅持雅操好爵自縻此明人能操履純正則
也節也爵祿也縻繼也人能堅守正節則爵祿自
然相繼也至矣後漢桓滌字春卿沛國人年九

歲家貧嘗為人傭力牧猪手不釋卷叔父曰貧
賤如此讀書何為榮抗志不改持書耕鋤休息
輒誦明達五經教授弟子姪皆授以官此得非好
榮為太師封大夫諸子姪皆授以官此得非好
爵自庶都邑華夏東西二京重也明中國京師之
之所居衆人之所聚也左傳曰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所語都者帝王世紀曰伏
犧都陳神農都曲阜黃帝都商有熊之類是也
謂邑者白虎通曰夏為夏邑商為商邑周營洛
邑之類是也華夏者中國也以其有衣冠文物
之華而且夏大也家語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是也東西二京東謂洛陽即今之河南府是
也周成王即位周公之所營周平王遷而都之
至秦興前漢皆為郡後漢復為都魏亦列都之
都西晉石勒皆為郡後魏至孝文帝遷而都之

至隋為郡唐為洛州都督府後唐亦都馬西京
謂長安即今之京兆府也漢高祖即位蕭何之
所建也高祖都之至後漢為京兆郡魏亦列為
五都西晉復為郡府堅姚萇西魏後周隋唐皆
為都背印面洛浮渭據涇此明二京之形勢也
馬都近於東京者也西山記曰印北邙山洛水
皆近於東京者也西山記曰印北邙山洛水
阜相屬是也水經云洛水出上洛縣注河南洛
陽合伊瀍穀澗之水入于沔是也渭水注涇
水也皆近於西京者也三輔舊事云秦都渭北
漢都渭南是也山海經曰涇水出安定東宮殿
南涇新平至京兆高陵縣入于渭是也東宮殿
盤鬱樓觀飛鷲此明都邑之壯麗也盤鬱宮殿
釋名曰宮穹也言屋見於垣上穹然也蒼頡篇
曰殿大堂也宮殿之大者故言盤鬱家語注屋

曰樓觀屋之高圖寫禽獸畫彩仙靈此明屋宇
者故言飛鷲禽獸謂龍鳳之屬仙靈謂人物
之類皆以圖畫於屋宇之上也內舍傍啓甲帳
對楹此明宮室之開左右之大開其戶牖對楹也
相對其肆筵設席鼓瑟吹笙此明宮室之開有
也設排也筵設席鼓瑟吹笙
各長九尺於殿上東西設九筵維四邊故曰筵陳
八丈一尺於殿上東西設九筵九筵長四十一長
丈天子大朝之日在於大殿上會設諸侯也瑟九
絲音瑟有三十六絃長八尺二寸以授簧也
言鼓笙有音笙有十三黃其中空以授簧也以
其中空故外階納陛并轉疑星此明公卿上殿
言吹也

於東階先舉左足上於西階先舉右足階上也
陛下也以其登于上故言外以其於下故言
納弁冠屬鞮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以爵
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鞞
常為之謂之常弁爵弁前小後大所謂夏收殷
暉是也皮弁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
後卑銳所謂夏毋追殷章甫是也謂臣下高廣
進退於階陛間其冠弁宛轉有如羣星焉右通
廣內左達承明有庭閣廣內祕室之廟文選曰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注曰承明廡在石既
渠門外言天子正殿右邊廣內左邊承明也既
集墳典亦聚羣英此明宮室之間講論也墳三
之書言常道者也既集古昔之道者也
書當聚英賢之衆以講論也杜蒙種隸漆書

壁經 漢丞相杜度字伯度善草書藁草也魏太尉鍾繇改小篆書為隸書傳之漆書謂莊子嘗為漆園吏著內外二篇凡十萬言故曰漆書 壁經謂孔氏藏書於屋 壁經明都邑之間左右重壁 府羅將相路俠槐卿 臣此明都邑之間左右重壁 外主武事者也 將以威四夷折遐衝而已相所以 以內修文事者也 相以總百揆經邦國而已 謂公卿之位有槐棘也 各置其府以分之也 槐者 卿則其公可知矣 公三公也 周官立太師太傅 大保為三公 漢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 公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是也 周禮曰 九卿者古者諸侯皆名執政大臣曰正卿自周 以來始有三公九卿之號 大率九卿多秦漢官 也 漢世號九卿其官無卿字至梁始加卿字其

後並因之九卿大常卿司農卿太府卿光祿卿 鴻臚卿宗正卿衛尉卿太僕卿大理卿是也 棘公卿之位也 周禮曰左九棘孤卿大夫 位馬羣士在其後右三槐公侯伯子男位馬羣 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 戶封八縣家給千兵 此 位馬州長在其後是也 戶封八縣家給千兵 重臣之所封贈也 漢高祖平定天下有功者封 八縣之邑有德者家給千兵故曰黃河如帶泰 山如礪封亦不絕戶封八縣所以高冠陪輦 富其家 始千兵所以壯其威也 高冠陪輦 較振纓 輅也 明重臣之威儀也 輦者天子所乘車 者冠帶上安珠玉為飾也 較輪也 驅曰陪輦 其車較則振動其冠上之纓綏也 世祿侈富 車駕肥輕 此明重臣之享用也 臣之重者故世 享祿位安家侈富登車命駕乘肥衣

輕策功茂實勒碑刻銘也
此明重臣之功記於後
也銘言為臣之有功其生也
有爵祿於朝無功於世享高
爵以貴其身食厚祿以富其
家於當時死無闕於口有輕
暖以足於體若生益無於當
時死無闕於心乎不
備溪伊尹佐時阿衡
此二人助王治國太公佐周
伊尹為太師伊尹功也
故曰呂望釣於磻溪周王得
之以為阿衡磻溪水名也
耕於莘野湯后得之以為阿
衡磻溪水名也
時者謂呂望得於磻溪終
佐周室而為上將也
尚書中候曰磻溪之水釣其
溪得玉璜刻曰姓
受命呂佐時是也伊尹名也
阿衡伊尹之官也
謂伊尹得於莘野終相殷湯
而為阿衡伊尹之任也

宅曲阜微旦孰營

此明周公所封之地也曲阜地也微無也旦周公

名也武王滅紂封周公於太昊之墟曰曲阜言
可以奄宅於曲阜而為諸侯非周公誰經營之

桓公輔合濟弱扶傾此明霸者之一匡天下濟周
王之微弱扶周室之傾危伐楚國之不庭責包

茅之不貢所以為五霸之首也匡正也合會也
綺回漢惠

綺黃公用里先生四人居於商山年
老鬚髮盡白故號四皓今云綺者蓋指綺里季

而言舉其一而見其三也漢書曰高祖欲廢惠
帝而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為太子羣臣諫不

聽張良曰此難以口舌爭願上有所不能致者
四人太子誠能早辭安車迎以為客此可助之

於是使往召之四皓至隨惠帝入朝高祖問之

於是使往召之四皓至隨惠帝入朝高祖問之

左右對曰是商山四老人從太子遊年皆八十
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驚曰吾求公逃避
今何徒吾兒遊乎四皓曰陛下輕士臣等義不
辱今太子仁孝愛士故臣等來上曰煩公調護
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
矣以惠帝將廢而迎四皓於商山故說感武丁
能復太子之位斯不亦矯回漢惠邪說感武丁
說青悅○說傳說感殷王之夢者也武丁殷湯
之孫是為高宗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其代
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岩
之野推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
夕納誨以輔台德以高宗為夢而得說於俊
傅岩故能成中興之功斯非說感武丁耶俊又
密勿書曰旁求俊又治也密勿輔佐人主於九

重至密之處密勿多士寔寧詩曰濟二多士文
又是黽勉之意多士寔寧王以寧言周文王
得賢士之身下以安寧其民也寔是也安晉楚
寧文王之身下以安寧其民也寔是也安晉楚
更霸晉文公曰天子於河陽而朝諸侯服從而稱
霸以晉楚二君皆趙魏因橫趙非子之後至叔
為霸主故曰更霸趙魏因橫趙非子之後至叔
至烈侯分晉地而為諸侯魏畢公之後至萬仕
晉為大夫又至文侯分晉地為諸侯趙魏因橫
三分晉地謂之三晉時諸侯專事征伐而假途
不本仁義或強或弱或勝或否故曰因橫假途
滅彌使其大夫荀息以垂棘之璧玉屈產之乘
馬賂虞公借路伐彌國而滅之虞公不知其詐
而從之及晉滅彌還復滅虞併其璧馬而取之

踐土會盟 踐土地名黃河南鄭地也齊桓公會

典歎血為盟約 何漢相蕭何也高祖

也事見春秋傳 韓弊煩刑 韓非也為秦相法網

定其律令故 韓弊煩刑 韓非也為秦相法網

曰何遵約法 韓弊煩刑 韓非也為秦相法網

皆實之死地 秦國遂大亂六國起兵而滅亡之

國自王之弊一 起翦頗牧用軍最精 頗音坡

於此可不戒哉 起翦頗牧用軍最精 頗音坡

廉頗李牧也 史記曰白起 郤人善用兵事秦昭

王昭王攻趙 括代廉頗以擊秦 使白

起為上將 趙括到則出兵擊秦 軍二射殺趙

括二軍四十萬人 降起 皇 盡坑殺之王 翦將六

人鄉人少而好兵 秦始皇 以拒秦王 翦至堅壁

而守之 荆數挑戰 而秦不出 乃引而東 翦因

兵追之 大破荆軍 廉頗趙之良相 秦與趙相

拒長平 趙使廉頗攻秦 二軍趙王以趙

括代頗 趙括既敗 而燕舉兵擊趙 二使廉頗將

擊大敗 燕軍李牧趙之良將 居鴈門 備匈奴以

諸侯為踐土之會盟 是盟詛之 薛相

何遵約法 何漢相蕭何也 高祖

韓弊煩刑 韓非也 為秦相 法網

形貌書其官九州禹跡
爵姓名是也九州禹跡
九州分其地界書曰禹
徐揚荆豫梁雍是也雖
然九州之別自於禹百
故九則言禹跡也百郡
立為始皇帝百郡謂河
馬羽扶風潁川汝南梁
魏郡鉅鹿常山中安平
渤海陳留東郡東平城
東萊齊國南陽南郡江
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
蜀郡犍為牂牁越雋沈
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
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
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

代郡上谷漁陽北平遼東
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十郡至後漢方至百郡然
郡之併自于秦故百郡則
五岳也岱宗泰山為四岳
五岳之長南岳衡山西岳
以嵩高為禪王云亭禪音
中岳也禪王云亭山南十
祭於云亭之上封泰山則
之高除地曰禪謂除開其
田赤城昆池碣石鉅野洞庭
名在并州紫塞地名秦築
亦然故曰紫塞雞田驛名
腹縣西北有赤田城東南
池水名在長安之西碣石
山名在恒山之北鉅

野郡名在泰山之東洞曠遠綿邈巖岫杳冥
庭湖名在大江之南也曠遠綿邈巖岫杳冥
綿邈皆廣遠之稱岩岫山之高峻也杳冥
水之闊廣深遠浩渺瀰茫無所涯際也
於農務茲稼穡此明致治之本在於農也種曰
民之命食足則民安二則邦治茲所謂治
本於農也然而農家之務在於稼穡而已矣
載南畝我藝黍稷日載南畝詩大田首篇之文
倣讀為熾載讀為苗萊之苗時至民以其利
載苗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我藝黍稷詩楚茨
首篇之文曰自昔何為我藝黍稷箋云自古
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種黍稷焉言古
先王之政以稅熟貢新升古者公田上熟畝
農為本也

君二先薦宗廟故曰貢新書勸賞黜陟陟進升
禹貢言九貢九賦之類是也勸賞黜陟也黜退
出也勸省令百姓農桑依時收利頒賞有功天
子每歲出使巡察間其善惡君有勸勵百姓農
桑依時登熟天子即黜退之也孟軻敦素姓孟
若無功者天子即黜退之也教長師孔子之孫
生有淑質幼被慈母三遺之教長師孔子之孫
子思嘗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其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故曰
間故曰敦素孰厚也謂厚其所養也史魚秉
直有道如夫邦無道如矢言其直也史魚自
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廢幾中庸勞謙謹勅
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
夫立身之道推己行中謙退於人謹勅其行此
是君子中庸之道庸常也謂曰用平常之道不

失之過亦不失之不及故曰中庸之道易

日勞謙君子謂勤勞而謙巽也勅正也

察理聽其聲音察其理意也後漢蔡邕字伯皆

數人有一人彈琴目視樹上蟬鳴下有惺惺

後捕之其彈琴者恐惺惺食蟬心念殺之其琴

亦有殺音也聽琴者即告去主人問曰起何連

乎為君遠來故造此食何為即回邕曰見有殺

聲故去至人曰何有此意邕曰向者見聽琴之

而察其鑑貌辨色也青齊桓公會諸侯惟衛

意也至桓公謂管仲曰諸侯並至惟衛侯不來

侯不至桓公謂管仲曰諸侯並至惟衛侯不來

明日往伐之管仲出桓公入閣衛妃見桓公來

即知欲殺衛侯之罪桓公曰寡人旦出暮入無他

大王赦衛侯之罪桓公曰寡人旦出暮入無他

言夫人何以知伐衛侯夫人曰妾聞君有三色

喜樂之色其色壯烈想君色知伐衛侯桓公遂不伐

之色其色壯烈想君色知伐衛侯桓公遂不伐

知赦衛侯管仲入朝謝赦衛侯罪桓公曰卿何以

聆音

伯皆

字伯皆

後漢蔡邕

字伯皆

察理

數人

後捕

亦有

乎為

聲故

而察

意也

侯不

明日

即知

大王

言夫

喜樂

之色

知赦

試寵

增抗

極也

此言

省察

也言

人臣

蓋由

驕傲

壞寶

遺於

善道

嘉善

事我

何慶

知之

知赦

衛明

之喜

知赦

衛明

之日

管仲

入朝

謝赦

衛侯

管仲

入朝

謝赦

衛侯

罪桓

公曰

內有

衛夫

人外

有言

微而

管仲

曰卿

何以

知伐

衛侯

桓公

遂不

伐

之

喜

樂之

色其

當省察已身自為戒懼而恐禍之及於已也如
范蠡之逃張良之隱至全於其身禍不及已者
是也彼有榮其高爵利其厚祿而不知殆辱近
高則危滿則溢蓋由不自省之所致也
恥林臯幸即羣木曰林高阜曰臯即就也老子
貴之極則知止知足不至於殆辱故曰殆
辱近恥當以就其林臯隱居守其天道
見機解組誰逼此言古之賢人見幾而作也
也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人宣帝時為太子太
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廣謂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
道也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
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

上書乞骸骨太子贈金二十斤送者車數百兩
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故曰見幾微而辭去何
待人之索居閑處沈默寂寥此言人臣身退之
通迫乎索居閑處沈默寂寥此言人臣身退之
而索居久矣索居言蕭然而獨居於山林求古
之中沈默謂嘿然而靜守於寂寞之境也
尋論散慮逍遙此言君子居於隱逸清閑之地
亂興亡之迹先賢出處進退之道尋求緒論而
又散其思慮不以世事關其心道遠乎無為之
境優游乎何有之鄉如莊子所謂上與造欣奏
物者遊而下與死生無始者為友也
累遣感謝歡招此又再言上數句幽閑隱逸之
欣則奏之感則謝君之使渠荷滴漚園莽抽
臣也累則遣之歡則招之矣

條渠蓮實荷蓮葉滴漑水濕之貌以其生於水故曰滴漑莽蕙也以其細而生之故曰抽條

枇杷晚翠梧桐早凋批杷南中之果以杷杷結實

以梧相葉墜在羣木之先故曰早彫陳根委翳落葉飄飄

根未發生萌芽者則委棄蔽翳於地上飄飄乃風吹落葉飛舞於林木之下虛閑之地也遊

鯤獨運凌摩絳霄鯤名曰鯢其背不知幾千里化而為鳥其名曰鵬背負青天一飛九萬里是鳥也獨運言鯢化為鵬獨運於滄海及其飛也則凌摩絳霄二二天也此三縣皆言萬物地之居處時之早晚分之大小皆天地自然之數不可功成名遂以謀其身退謂知天道也

寓目囊箱此言人之好學也漢王充會稽上虞人富無書讀每散目於洛陽市書肆中一見書便讀故云散市耽好散便也囊箱謂書籍藏之於囊袋箱篋故寓寄於目而既視

易輶攸畏屬耳垣墻此言人當慎言也詩云德輶如毛言德輕如毛之易舉也攸所也畏者恐輶之意大抵人處大事則知畏懼至於小事則輕忽之故言易輶者言輕易之事當知所畏懼而不可視為微少而忽之也詩云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墻壁之間有耳而聞之也皆警戒而易之不知墻壁之間有耳而聞之也皆警戒之意

具膳飡飯適口充腸此言人之養生也皆警戒之意

飽飮烹宰饑厭糟糠此言人之充滿其腸也

有常也飲亦厭也魚鼈曰烹雞豚曰宰酒泮曰
糟穀皮曰糠謂人既飽足則於烹宰有所厭人
雖飢餒至於糟糠親戚故舊老少異糧此言親
亦不能不厭也同姓之親曰親異姓之親曰戚
老幼當異食也問當不忘其故舊也詩曰故舊不遺
謂親戚之間當不飽故老幼之際當
是也老者非肉食不飽故老幼之際當
異其飲食也家語曰長幼異食是也
紡侍巾帷房此明妻妾之道也言人妻妾當專
柳於帷房之內以示其敬也首艷宣家貧嘗就
少君讀書少君見有賢德以女妻宣二語妻曰
君居富貴之家驕習華靡今來貧賤之家何以
當之妻曰大人見先生有賢德故以配君子
先生不棄侍中執君子之禮何
敢辭也宣笑曰若能如此可矣
紉扇圓潔出紉地

素班婕妤好詩曰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
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清風發
棄捐篋笥中銀燭熒煌月滿為銀燭燭言其
恩情中道絕銀燭熒煌月滿為銀燭燭言其
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晝眠夕寐
有餘光攬之不盈手晝眠夕寐
先教授子弟每日中眠嘲曰邊為姓孝先字腹
讀書但晝眠孝先聞之答曰邊為姓孝先字腹
使二五淫笥卧與周公同夢坐無言孔子同意
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弟子慚怩無言可對
筍象床藍也筍謂箬也竹為箬其色絃歌酒譟
接枉舉觴矯手頓足悅豫且康歌詠琴箏之類也
大日枉小曰觴皆角器也矯手頓足謂舞蹈也
凡酒譟之初則有法歌之樂及其甚則有舞蹈

之歡故得悅
豫而安康也
祭祀蒸嘗
求其生夏祭
祀先祖神靈
春祭
其新冬蒸報
其熟此四時
祭如
也為人子孫
建嗣之道當
如此
稽顙再拜
悚懼
也
死如生事
也
則賞簡要而
不煩也
顧答審詳
也
骸垢想浴執
也
對之以言則
責審詳而不
忍也
骸之有垢則
想
不執熱願涼
其浴手之執
熱而願
長說
驢子也
驢似馬身
不執熱願涼
驢驪犢特駃躍超驤
長說驢子也驢似馬身

馬母也特牛也犢牛子也駃
躍超驤皆驚兆奔走之貌
誅斬賊盜捕獲叛
也上明人性次明畜類下明賊盜叛亡者以其不可容故當
畜類典人代勞至於賊盜叛亡之類惟形體為
人曾畜類之不若故特布射遼丸奉先時劉備
列于下所以深嫉之也
命俱會布軍中以兵追之備走投布
植戰於轅門謂術無備曰布謂為二公射戰小
一支發中者當解去發而不中留戰以決雌雄
一發中戰小吏備曰將軍天威也遂和此謂布
射也莊子曰市南宜遼弄丸而家難解司馬注
曰宜遼楚之勇士善弄丸楚白公勝將作亂殺
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遼者若得

之可當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承之以劍不動
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白公遂殺子西子西
嘆息兩家而已宜遼不預其患疏白公
不得宜遼反事不成故曰兩家不得
嘯晉嵇康字叔夜進國善撫琴能為廣陵散
嗣宗陳留人籍嘗遊於蘇門山遇孫登共商略
今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薄嘯而
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嘯也
青響乎岩谷乃孫登之嘯也
蒙恬製筆蔡倫造紙注博物志蒙恬為秦將製
業自此始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中自古書契多
緇以竹簡或用漆帛者為之紙嫌貴而簡重蓋
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弊布魚網
之屬以為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鈞巧任鈞
莫不徒用天下三人咸稱蔡倫紙

馬鈞字德衡扶風茂陵人魏明帝時出意造指
南車又作木人能緣牆跳梁令木人舞開閉門
戶舂磨米麥無人異莊子任公為大鈞巨
緇五十轄以為餌罇于會稽投竿東海旦二而
鈞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餌沒而
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
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大魚離而脂之自釋紛
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飲若魚者也釋紛
利俗並皆佳妙此兩句言上八子者能解
亂利便民俗以呂布射戟而罷二子者能解
遼弄丸而解兩家之難辭康鼓琴而絕塵中之
事阮籍長嘯而傲物外之人如此者不亦歎
耶蒙恬製筆而利書篆之功蔡倫造紙而代
簡之用馬鈞之巧為器用之功任氏之鈞而
興川澤之利如此者不亦利俗耶以八子之用

心並皆佳毛施淑姿工顰妍笑
善妙絕也人所羨者也魚見深入鳥見之高飛淑
嬀西施人所羨者也魚見深入鳥見之高飛淑
善也姿質也謂毛嬀西施有淑善之姿質工巧
也妍美也謂能工其頰而美其笑也蒙求云
西施捧心注列子曰西施病心而曠其眉里之
醜婦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眉彼知年矢
其曠而不知曠之歸亦捧心而曠其眉彼知年矢
每催羲暉朗曜日光也謂流年之速如箭義暉
者以其時光去璇璣懸幹晦魄環照璇璣正天
速而不我留也璇璣懸幹晦魄環照璇璣正天
懸幹謂懸象在天幹旋以正四時也晦月之盡
名也魄月之初生也月朔之後則明生至望之
後則魄生環照謂兩曜循環而照日往則明
月來月往則日來如循環而照也

指薪脩祐

永綏吉邵行善則福不絕永長安吉若能脩福
福則福自至而凶害併生矣祐福也綏矩步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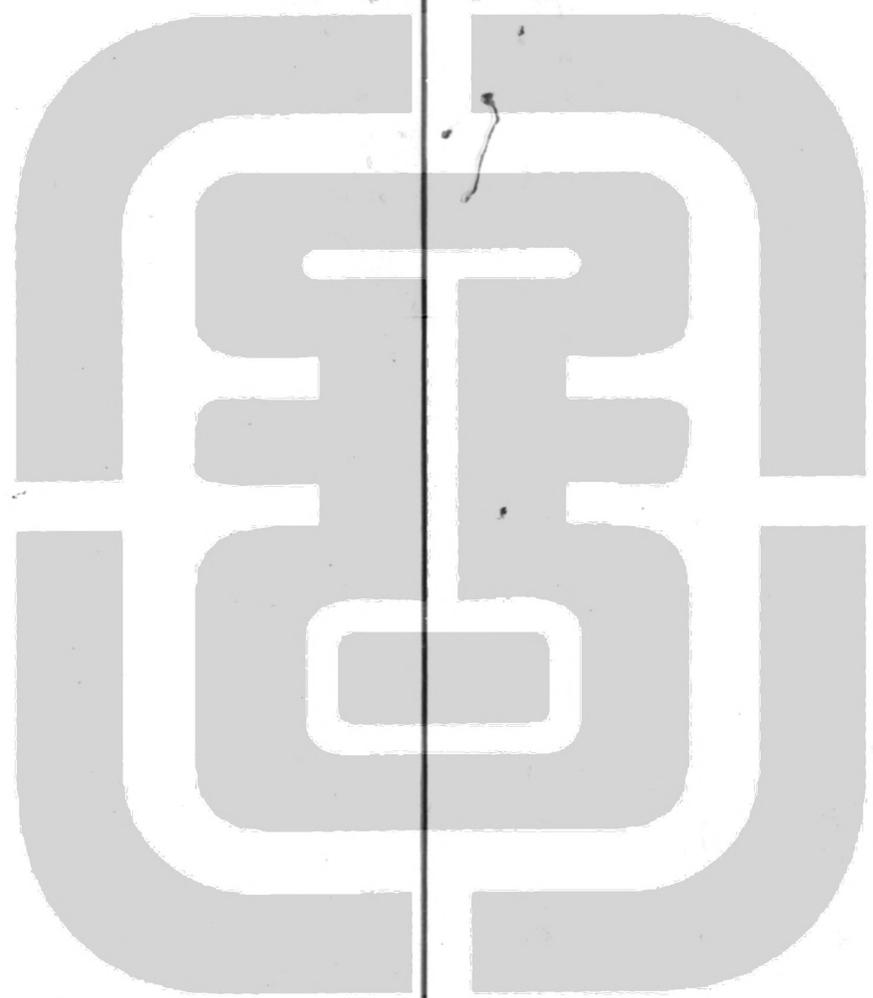
領俯仰廊廟此言公卿大夫在朝廷之矩步引
領謂伸頸而望也其或俯視其中矩也領頭也引

矜莊徘徊瞻眺紳帶也矜莊謂矜敬而齊莊是
皆恭敬之貌徘徊謂進退周旋瞻眺孤陋寡聞愚

蒙等謂孤獨隘陋寡少所聞也雖甚愚蒙昧之
人亦皆譏誚而自謙之辭謂語助者焉哉乎也

此周興嗣自謙之辭謂語助者焉哉乎也

四字乃文字之助聞
語也故以此終之



憲政九年改之

科員李漢

七年七月

小

書名	十家文	冊數	1	冊	價	2000	元
冊數		冊		冊			
價		冊		冊			
冊數		冊		冊			

北京市圖書館同業公司

